



有干任何娱乐活动，看书看不进去，看电影没心情，健身又顾虑会不会太累影响抵抗力，微信群里尽是焦虑，我只能多吃几片薯片来缓解心情。

每天医生来家两次测量体温，每次检测如临大考。家里气氛紧张，一声咳嗽能让我心跳起来，虽然大部分只是女儿喝水呛到。

初四，我和妻子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。早上起来在盒马上抢菜以后，开始打扫卫生，84 消毒液的味道让人有种奇特的安心感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危险将会远去，快递和物资在接近我们，大家信心越来越足，心情逐渐转好。

突然，业主群又炸锅了，外地某个快递员确诊的消息激起封小区的声音，虽然群里年轻人在反对，但是最终业委会决定将外卖和快递堵在门外，要求业主自己去大门口取。

原本快递将货送到家门口，我过会儿再拿进来，彼此没有接触。但快递进不了小区，我又不能出去拿，没有了补给怎么办？焦虑再次袭来。

友善的邻居家贡献了一袋土豆和青菜放在我们门口，但总是麻烦邻居也不是长策。好在，很快居委干部协调物业帮我们家专门递送，保安师傅承担了最后几十米的寄送。随后的几天，年前订的快递陆续到达，保安师傅每天不厌其烦跑几趟送货，让我们很感动，也有些不好意思，于是控制两天订一次货。

接近初十，父母越发坦然，父亲每天在家骑动感单车、俯卧撑，母亲则要打一套太极拳。但我仿佛要接近考试，心情越

发紧张起来。一半因为自家状况，另一半则是为家乡的情况，碎片般的信息展示武汉的满目疮痍，各地民间对“武汉人”的恐惧和谩骂不忍卒读，恐惧是远比病毒更凶猛的疾病。

## 解除隔离，继续闭关

初十，14 天度日如年，终于到了，医院送来解除隔离通知书，我们迅速向居委、幼儿园发去照片，居委干部和幼儿园老师的心情和我们一样愉悦。

然而自我隔离并没结束，病毒肆虐，我们也不敢出门，我要求家里人仍在家里闭关，除了不再麻烦保安师傅拿快递、倒垃圾，其他什么都不变。

曾经，在看过《生化危机》《10 Cloverfield lane》之类的电影以后，我也曾想象过末日下在家里做个天天吃泡面打游戏的避难宅，似乎也不赖，但是现实来临得如此仓促，半个多月的时间没有一丝轻松。疫情何时结束，接下来的经济、就业、收入的问题，从国家到许多的家庭再到我们自身，面临的压力都会是一座山。隔离期间，感谢家人特别是妻子的理解与扶持，感谢居委、地段医院、保安师傅的帮助。

如今，京沪校友群陆续传来自己或家人解除隔离的讯息，然而形势依然严峻，仿佛未知的未来已向我们走来。但我相信，疫情终会被战胜。☑

因老式里弄上下楼不便，为了减少隔离人员和其他居民的接触，一根绳子解决问题。摄影 / 刘歆



上门收取隔离人员家庭生活垃圾。摄影 / 张龙

